

漢書 四十八之九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二	三	三	一
三	八	三	〇
〇	〇	〇	五

內閣文庫			
漢	書	類	號
二	三	三	一
三	八	三	〇
〇	〇	〇	五
〇	〇	〇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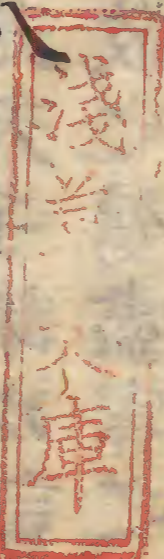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38
冊數		50 27
函號		279 59





賈誼傳第十八

班固漢書四十八



正義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

於郡中師古曰屬謂綴輯之也言其能為文也屬音之欲及河南守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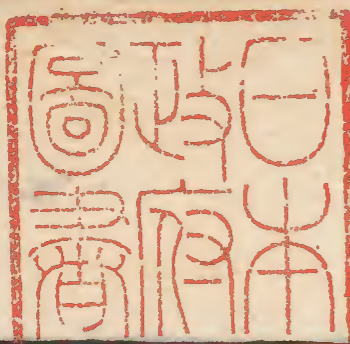
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師古曰秀美也甚幸愛文帝

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師古曰治

平言其政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師古曰事

治和平也而從其學也徵以為廷尉廷尉廼言誼年少頗通

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





師古曰仄古側字汨水名在長沙羅造託湘  
縣故曰汨羅湛讀曰沈汨音莫歷反至湘水而

流兮敬弔先生因託其流也造音于到反  
遭世罔極兮廼隕厥身張晏曰謔言罔極師

呼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師古曰鴟鴞怪  
也鸞音尺夷反鴟音休

倒植師古曰植謂隨夷溷兮  
天下讓而不受夷伯夷也

躋廉李奇曰躋秦大盜也楚之大盜為莊躋  
于首陽之下師古曰溷濁也音胡困反謂躋

莫邪為鈍兮應劭曰莫邪吳  
因以弟蓋寓言也

銘晉灼曰世俗謂利為銘  
冠名鈔刀為銘

默默生之亡故兮應劭曰默默不得意也  
也師古曰曰

蹇師古曰蹇跛也  
日駕鹽章父薦屨漸不可久兮師古曰章父

冠乃居下屨反在嗟若先生獨離此咎兮  
上父讀曰南

此難也師古曰離遭也評曰李奇曰評告  
師古曰評音碎

人不知也予獨壹鬱其誰語猶師古曰壹鬱也鳳縹

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師古曰縹縹也

遙襲九淵之神龍兮鄧展曰襲重也師古曰

也反湧淵潛以自珍鄧展曰湧音味也師古曰

隱處兮魚服也夫豈從蝦與蛭蟻蝦服也

也師古曰夫豈從蝦與蛭蟻蝦服也

孟康曰言龍自絕於蝦蟇蝦蟇從蝦與蛭蟻也

師古曰蝦亦水虫也音遐蛭音質蟻字與蚘

同音引今合韻當音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

世而自臧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

般紛紛其離此郵兮蘇林曰般音槩孟康曰

護意也師古曰般孟音是也字亦夫子之故

從丹青之丹離遭也郵過也也亦夫子之故

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此麟鳳之故離此咎也

猶屈師古曰此說非也賈誼自言今之離郵亦

耳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師古

曰言往長沙為傳不哀傷何用苟鳳皇翔

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師古曰八尺曰仞

見細德之險微兮遙增擊而去之師古曰增

苛細之人險阨之證彼尋常之汗瀆兮豈容

故重擊其羽而高去尺曰尋借尋曰常師古

吞舟之魚應劭曰八尺曰尋借尋曰常師古

反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如淳曰

於汗瀆必為蠖螿所制以况小朝主闇不容  
受忠逆之言亦為讒賊小臣所害師古曰鱣  
音竹連反字或作鱣鱣亦大魚也  
音淫又音尋螻音樓謂螻蛄也  
誼為長沙

傳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師古曰坐  
音才用反

服似鷄晉灼曰異物志曰有鳥小鷄體有文  
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

域也不出不祥鳥也誼既以適居長沙卑濕

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廼為賦以自廣其

辭曰單闕之歲四月孟夏應劭曰太歲在卯  
為單闕師古曰闕

音一庚子日斜服集余舍孟康曰日  
斜日昃時止于坐

隅貌甚閒暇師古曰問  
讀曰閑異物來碎私怪其故

萃萃聚集也發書占之讖言其度師古曰讖  
驗也有徵

驗之書也讖  
音初禁反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問於子

服余去何之師古曰子服者  
言加其美雅也吉虛告我凶言

其灾淹速之度語余其期淹遲也  
師古曰服廼太息

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意師古曰意字  
合韻宜音億

萬物變化固亡休息幹流而遷或推而還師古曰

日幹音管幹轉  
也還讀曰旋形氣轉續變化而嬗服廼曰  
嬗音如

蟬謂變也  
此即禪代字合韻故音蟬耳蕪說是也勿穆

云間胡可勝言師古曰  
言其理深微不可盡言湯音

勿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師古曰此老子  
德經之言也倚

音於  
綺反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師古曰言禍福  
相因吉凶不定彼

吳疆大夫差以敗粵棲會誓句踐伯世師古曰會

稽山名也句踐避吳之難保於此斯遊遂成

卒被五刑應劭曰李斯西遊於秦身登相位

傅說胥靡廼相武丁張晏曰胥靡刑名也傅

以為已相師古曰胥靡相夫禍之與福何異

隨之刑也解在楚元王傳糾纏應劭曰禍福相為表裏如糾繩素相附

墨命不可說孰知其極師古曰水激則旱矣

激則遠師古曰言水之激疾則去遠萬物回

薄震蕩相轉雲烝雨降糾錯相紛大鈞播物

坎北無垠如淳曰陶音作器於鈞上此以造

有限齊也師古曰今造尾者謂所轉者為鈞

比音於天不可與慮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

烏識其時師古曰烏且夫天地為鑪造化為

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師古曰以合散消息

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何

足控搯孟康曰控引也搯持也言人生忽然

掃音團控搯玩弄愛生化為異物又何足患

師古曰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

亡不可貪夫徇財列士徇名從物曰徇夸

者死權品庶每坐臣瓚曰謂夸秦也莊子曰

日每貪也帥古曰林迫之徒或趨西東蓋康  
 品庶猶庶品也迫貧賤東西趨利也師古  
 為利所誘誅也迫貧賤東西趨利也師古  
 日誘誅之誅則音戊或曰怵怵惕也音且出  
 反其義兩遇而說者欲大人不曲意變齊同  
 改字為鉢蓋穿鑿耳蘇音是  
 愚士繫俗儻若囚拘李奇曰儻音塊蘇林曰  
 反師古曰至人遺物獨與道俱眾人惑惑好  
 惡積意李奇曰惑惑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  
 意也師古曰贊論是真人恬漠獨與道息師  
 也意今韻音於力反意也師古曰贊論是  
 日恬安也釋智遺形超然自喪服虔曰絕聖  
 莫靜也身也師古曰喪  
 合韻音先即反寥廓忽荒與道翱翔師曰荒  
 廣乘流則逝得坎則止孟康曰易坎為險遇  
 反險難則隱也

歲

謂夷易則仕險難則隱也  
 縱軀委命不私與己其生兮若  
 浮其死兮若休師古曰澹  
 虛若不繫之舟師古曰澹安也音徒濫反  
 不以  
 生故自保養空而浮服虔曰道家養  
 知命不憂細故帶芥何足以疑師古曰帶芥  
 丑芥後戚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  
 反  
 釐坐宣室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應劭  
 時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釐音禧師古曰上  
 禱福也借釐字為之耳言受神之福也  
 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  
 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師古曰漸促近  
 既罷



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迺  
 拜誼為梁懷王太傅懷王亡少子愛而好書  
 故令誼傅之數問以得失師古曰漢朝問以國家之事是  
 時匈奴疆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  
 僭擬地過古制師古曰擬比也上淮南濟北比於天子擬音擬  
 王皆為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  
 師古曰匡正也正其失也建立也立制節也  
 其大略曰臣竊惟事  
 執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大  
 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  
 師古曰言不  
 可盡條記也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

師古曰進言者謂陳說於天子治臣獨以為  
 前者也治音直吏反此下並同  
 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師古曰實謂治安則是愚也知之  
 其不爾而假言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  
 之是諂諛也  
 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師古曰厝置也音千  
 故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  
 反  
 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捨攘蘇林曰捨音不濟濟蹠蹠不  
 安兒也晉灼曰捨音倉吳人罵楚人曰捨音  
 攘亂兒也師古曰晉音是倉音仕庚反攘音  
 女庚  
 非甚有紀師古曰紀理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  
 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  
 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師古曰言二事

之中何者為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之鍾鼓之樂  
 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  
 不動師古曰軌道言遵法制也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  
 鄉風師古曰鄉讀日嚮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  
 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  
 帝波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  
 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  
 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執成長治之業以承祖  
 廟以奉六親至孝也應劭曰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以辛天  
 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復

可以為萬世法程師古曰程式也雖有愚幼不肖之  
 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  
 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師古曰少  
知治體者謹自謂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師古曰忽  
怠心臣謹誓之天地師古曰稽考也驗之往古按之  
 當今之勢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為  
 陛下計亡以易此師古曰易改也夫樹國固必相疑  
 之執鄭氏曰今建立國於險固諸侯強大則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執也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  
 憂如淳曰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爽忒也

弟謀為東帝應劭曰淮南厲王子長親兄之子西鄉而擊

如淳曰謂齊悼惠王子興居而為濟北今吳

又見告矣循漢法有告之者天子春秋鼎

盛應劭曰鼎方也行義未過師古曰行德澤有加焉

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師古曰莫大謂無有

也師古曰十然而天下少安

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

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師古

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編置私人如此有異

抵猶言大略也音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

丁禮反其下亦同

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秦舜

不治黃帝曰日中必蕘操刀必割孟康曰蕘

盛者必暴蕘也臣瓚曰太公曰日中不蕘是

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師

古曰此語見六韜蕘謂暴曬之今令此道順

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廼墮骨肉之屬而

抗劉之應劭曰抗其頤而劉之也師古曰墮

劉音工豈有異秦之季世虐夫以天子之位

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

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

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

下如曩時師古曰曩久也謂昔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

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

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今此六七公者皆

亡恙師古曰無恙言無憂病也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

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

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師古曰殺雜也併音步鼎反非有

仄室之執以豫席之也應劭曰禮卿大夫之臣瓚曰席藉也言非有側室之執諸公幸者

為之資藉也師古曰瓚說也廼為中涓其次厓得舍人師古曰厓與僅同廼音劣也言纔得舍

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

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

少者乃三四十縣師古曰惠古德字渥厚也音握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

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師古曰角校也競也又非身封王

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

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孟康曰諉累也

以疏為累言不以國也祭讓曰諉者詐也尚

可託言信越等以疏故反故其下句曰臣請

試言其親者親者亦恃疆為亂明信等不

以疏也師古曰蔡說是諉矣音女瑞反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

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師古曰恭靈

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虜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師古曰自以為於天子為昆弟而不論君臣之義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為天子之事擅爵人赦死辜師古曰擅專也甚者或戴黃屋師古曰天子之制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師古曰不軌謂不修法制也致至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園視而起應劭曰園精正視也陛下之臣雖有

悍如馮敬者如馮曰馮無擇子名忠追為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之師古曰悍也適啓其口也首已陷其匈矣師古曰始制諸侯王則為刺客所殺陛下雖賢誰與領此師古曰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師古曰謂改其法制使下然既微矣師古曰微證驗也其執盡又復然殃既之變未知所移師古曰旣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未二年蘇林曰孔平時人也師古曰坦屠牛而芒刃不頓者師古曰芒刃謂者之名也事見管子

月之利如豪芒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師

出頤讀日鈍也至於解解之所非斤則斧師古

音胡解反也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

股骨也體髀上也言其骨大故須斤也夫仁義

也今諸侯王皆衆體體也釋斤斧之用而欲

嬰以芒刃嬰師古曰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

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晉灼曰二國皆反誅

也故臣竊跡前事師古曰尋前大抵疆者先

反淮陰王楚最疆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

反師古曰倚依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

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晉灼曰日用黥布

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

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疎而最忠非

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

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晉灼曰事勢

曰曩亦謂今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

今存可也晉灼曰事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

已師古曰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樊鄴

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鄴

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帥古曰使以義使之

薄禮義也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

下削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

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

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

帥古曰若干豫設數也解在食貨志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

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帥古曰分音扶問反交下亦同地

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

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

使君之帥古曰須待也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

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帥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

王封內而犬牙相入者則正其疆界令其隔絕也封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

其子孫而受封之人若有罪黜其地皆入於漢故云頗入也所以數償之

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帥古曰償者謂

所正列侯疆界有侵諸侯王者則漢償之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

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

王帥古曰慮計也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古師

日借讀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

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竒開章

之計不萌應劭曰柴竒開章皆與淮南王謀反者也細民鄉善大

臣致頌讀曰嚮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

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喪而天下

不亂服度曰言天下安雖赤子遺腹在位猶

所知也孟康曰氏委裘若容衣天子未坐當

時大治後世誦聖誦其聖明壹動而五業附

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也音徒曰憚畏難天下

之執方病大瘡如淳曰腫足曰瘡一脛之大

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音巨依反平居

不可屈信讀曰伸一二指愒身慮亡聊師

日愒謂動而痛也聊失今不治必為銅疾古師

日銅疾堅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師古曰扁

為治也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踈盭師古曰踈

音之石反足下曰蹠今所呼脚掌是元王之

子帝之從弟也弟其子於文帝為從弟今之

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

兄子之子也師古曰惠王親者或立分地以

安天下師古曰廣立蕃屏則天疏者或制大

權以偏天子師古曰偏臣故曰非徒病瘡也

又苦踈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

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



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媯媯侵掠至以敬也

帥古曰媯為天下患至亡已也帥古曰亡已

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

上之操也帥古曰徵召也令號令也操謂天

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帥古曰操音千高友

首顧居下帥古曰顧亦反也倒縣如此莫之

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帥古曰顧然也又類辟且病

乎非直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

面病痲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

痲服度曰病痲不能行也夫辟者一

爵不輕得復張晏曰長爵高爵也雖受高爵

也蕪林曰輕易也不易得復除五尺以上不

言難也帥古曰復音方曰反五尺以上不

輕得息無如淳曰五尺謂小兒也斥候望烽

燧不得卧文穎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櫓

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曰烽

又多積薪寇至即然之以望其煙曰燧張晏

說誤之書則燔燧夜則舉烽張將吏被介冑

而睡帥古曰燔燧夜則舉烽將吏被介冑

而上不使帥古曰燔燧夜則舉烽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

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執既卑辱而

既不息長此安窮帥古曰言長養此進謀者

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師古曰無治安之具  
臣竊料匈奴之衆師古曰料量也音聊不過漢一六縣  
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為執事者羞  
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  
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  
行說而答其背鄭氏曰說奄人也漢使送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強之因以漢事告匈奴也師古曰中行姓也說名也  
傳行音胡剛反說讀曰悅中行說事具在匈奴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師古曰聽天子之命今不獵  
猛敵而獵田蔬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  
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

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師古曰信讀曰伸可  
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如淳曰僮謂隸妾也為之  
繡衣絲履偏諸緣師古曰如牙條以作履緣  
以為要襟及標領者也古謂之車內之閑中  
馬裘其上為乘車及騎從之象也  
服皮曰閑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  
也師古曰入廟則服之宴處則不著蓋貴之也而庶人得以衣婢  
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縑以備諸晉灼曰以  
衣也師古曰縑音妾謂以偏美者繡師古  
諸縑者之也縑音少干反者繡師古  
者刺為象文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六賈  
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古者以奉一

帝一右而節適師古曰得其節而合宜今庶人屋壁得

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右飾然而天下不屈

者殆未有也師古曰屈謂財力盡也音其勿反且帝之身自

衣阜綿師古曰綿厚繒也音徒奚反而富民牆屋被文繡

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夔妾緣其履師古曰夔

者庶賤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

人師古曰衣音於既反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

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

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

國已屈矣師古曰屈音其勿反盜賊直須時耳師古曰言待時

而然而獻計者曰毋動師古曰言天下安不可動搖為大

耳如溥曰好為大語者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師古

甲日無尊至冒上也師古曰冒犯也進計者猶曰毋為

可為長太息者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

謂師古曰謂商鞅井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

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應劭

日出作贅婿也師古曰謂之贅婿者言其不當出在妻家亦猶人身體之有疣贅非應所

有也一說贅贅也家貧無有聘財以借父耨

身為質也贅音之銳反分音扶問反借父耨

鈕慮有德色師古曰鈕借與其父而容色自矜為恩母取箕箒立而誅語服虔曰誅猶罵音憂

讓也師古曰張抱哺其子與公併偃師古曰

言婦抱子而哺之乃與其舅併偃師古曰婦姑不相

說則反唇而相誓應劭曰誓計也相與計校

工奚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師古曰

有慈愛其子而貪嗜財利小異於禽然并心

而赴時猶日蹙六國兼天下蘇林曰蹙音厭

取功成求得矣師古曰求得也終不知反廉愧

之節仁義之厚師古曰信并兼之法遂進取

之業師古曰信讀曰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

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

威震海內德從天下師古曰大賢謂高祖也

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

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

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

利不耳慮非顧行也師古曰言其所追赴唯

非顧行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

簾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西箱曰廟

舉兩廟之器如淳曰舉取也兩廟高祖惠帝

蹇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師古曰白晝

者謂不陰晦也剽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服

曰吏矯偽徵發盈出十萬石粟師古曰服說非也幾近也言詐為文書以出倉粟近十萬石耳非謂徵發於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如淳曰此言富者出錢穀得高爵或乃古曰如說亦非也此又言矯偽之人詐為詔令妄作賦歛其數甚多又詐乘傳而行郡國也行音此其亡行義之先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師古曰特徒也言公卿大臣徒以簿書期會為急不知正風俗厲行義也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師古曰恬安也音徒兼反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師古曰適當也謂事理當然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

也師古曰鄉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  
師古曰讀曰響  
師古曰鄉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  
師古曰響

也師古曰響  
師古曰響  
師古曰響

也師古曰響  
師古曰響  
師古曰響

也師古曰響  
師古曰響  
師古曰響

也師古曰響  
師古曰響  
師古曰響

也師古曰響  
師古曰響  
師古曰響

也師古曰響  
師古曰響  
師古曰響

也師古曰響  
師古曰響  
師古曰響

也師古曰響  
師古曰響  
師古曰響

也師古曰響  
師古曰響  
師古曰響

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

十三歲而社稷為虛師古曰虛讀今四維猶

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眾心疑惑師古曰幾

下亦豈如今定經制師古曰令君君臣臣師古曰

曰君為君德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師古曰

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眾信上不疑惑師古曰

信謂共為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師古曰

循矣師古曰執持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

河云維楫師古曰維所以繫船楫所以刺船

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師古曰覆可為長

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

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

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

不甚相遠也師古曰遠何三代之君有道之

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

太子廼生固舉以禮師古曰使士負之有司

齊肅端冕師古曰齊見之南郊見于天也師古曰

曰見首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

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師古曰赤子言其

赤昔者成王幼在緇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

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  
真義師道之教訓師古曰保安也傳輔也此  
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  
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師古曰宴謂安居  
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  
道習之師古曰孩小兒也提謂提撕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  
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師古曰端正也直也孝悌博  
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師古曰悌音徒繼反使與太子  
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  
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

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  
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  
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迺得  
掌之師古曰者讀曰者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為  
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師古曰貫亦習也音工  
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師古曰妃色如匹之色則  
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師古曰官謂官舍學禮曰  
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踈有序而恩相  
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劫有差而  
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惠則聖智在

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

賤有等而下不隲矣師古曰隲與踰同謂越制帝入太學

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

而匡其不及師古曰則法也匡正也則憲智長而治道

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

於下矣師古曰輯與集同和也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

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師古曰有過則記有徹膳之

宰師古曰有闕則諫進善之旌師古曰進善言者立於旌下誹謗

之木師古曰譏惡事者書之於木敢諫之鼓師古曰擊鼓者則擊鼓

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師古曰瞽無目者工習樂者也大夫

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師古曰每

過被切磋故無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

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師古曰

曰朝日以朝夕月以暮皆逆其初出也下朝音直遙反春秋入學坐國

老執醬而親餽之師古曰餽字與饋同所以明有孝也

行以鸞和師古曰鸞和車上鈴也步中采齊師古曰亦

日樂詩名也字或作齊又作茨並音律和反趣中肆夏師古曰亦

讀曰趨趨疾步也凡此中者謂與其節相應也並音竹仲反所以明有度

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

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師古曰遠



音于萬反長 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  
音竹兩反 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  
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師古曰詩謂面相斥罪也音居謁反固  
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  
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  
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  
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  
然師古曰艾讀曰刈菅茅也音姦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  
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師古曰道讀曰導鄙諺曰  
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

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師古曰已事已往之  
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師古曰法謂則  
而效 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車迹曰轍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  
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  
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  
右師古曰諭曉告也與猶及也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  
易成已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  
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師古曰貫音工官反夫胡粵  
之人生而同聲者欲不異師古曰嗜讀曰嗜及其長

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蘇林曰言其人之行不能易事相為處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師古曰周書呂刑之辭也則兆庶獲其利此時勢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師古曰將然謂欲有其事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

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師古曰顧猶及也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師古曰眇細小也使民日遷善遠臯而不自知也師古曰臯遷畏臯而離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師古曰論之言也言使吾聽訟與衆人齊等然能先以德義化之使其無訟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師古曰取舍謂所棄置也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師古曰極中也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

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師古曰道與驅同下皆類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

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帥古曰裕饒也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既幾及身子孫誅絕帥古曰幾依反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

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

也師古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

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師古曰級

也隅陛云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

陵師古曰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

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

官師小吏師古曰官師延及庶人等級分明

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

鼠而忌器此善論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

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師古曰近廉恥

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

劓之臯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

敢齒君之路馬蹇其芻者有罰師古曰齒謂

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

戮之臯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

主上豫遠不敬也師古曰所以體貌大臣而

厲其節也師古曰今自王侯三公之

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

謂伯父伯舅也師古曰天子呼諸侯長者同

謂伯父伯舅也師古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

伯長而令與眾庶同黥劓髡笞馮棄市之法蘇林曰然則堂不亡陸處被戮辱者不泰迫處師古曰迫廉恥不行大臣無廼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取之心處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如淳曰決罪曰當閹樂殺無忌上投鼠而不忘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師古曰苴者音子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

也若夫束縛之係縶之師古曰縶謂以長繩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師古曰司寇主刑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師古曰彭殆非所以令眾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蘇林曰知其刑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眾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師古曰行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爨面吞炭鄭氏曰爨漆面以易貌吞炭以變必報

前漢書卷之八

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處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恥師古曰頑頓謂無志分廉日鉅讀莫詒亡節師古曰莫音胡結反詒音右恥不立且不自好師古曰自好猶言自喜也呼倒反苟若而可師古曰若猶然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師古曰逝往也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服虔曰音挺起師古曰挺音式挺反

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師古曰此於人主爲不便也便音顛面反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蕪林曰粹純也言其羣悉在俱亡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師古曰簠簋所以盛饌也方曰簠圓曰簋簋音甫又音秋簋音軌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

前漢書卷之九十一  
卷之九十一

前漢書卷之九十一  
卷之九十一

師古曰罷廢於事也軟弱也罷讀曰疲軟音人充反故貴大臣定有其

臯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師古曰諱尚遷

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師古

日譴責也何問也域界局也聞譴何則白冠鄭氏曰

喪服也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臯耳應劭曰

罪之室蘇林曰音黎清胡公漢官車駕出有請室令在前先驅此官有別獄也如淳曰水

性平若已有正罪君以平法治之也加劍當

以自刻也或曰殺性者以盤水取頸血故示

若此也師古曰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

應如二說皆是中罪者聞命而自弛帥古曰中罪非大非小

爾音式反上不使人頸盤而加也蘇林曰不戾其

也帥古曰盤結反其有大臯者聞命則北面再

拜跪而自裁帥古曰裁謂上不使粹抑而刑

之也謂帥古曰粹持頭髮也抑曰子大夫自有

適耳服虔曰子皆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

故羣臣自憲師古曰憲讀曰喜音許史嬰以

廉恥故人矜節行也師古曰嬰加上設廉恥禮

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

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孟

日唯為主耳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

不念其身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

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

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  
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  
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李奇曰志記也  
之事皆古記也如淳曰比謂比方也使忠臣  
以死社稷之志比於金城也師古曰二家之  
說皆非也此言聖人厲此節行以御羣下則  
人皆懷德戮力同心國家安固不可毀狀若  
金城也尋其下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  
文義可曉矣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  
危故吾得與之皆安師古曰夫夫人也亦顧  
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羲故可以託不御之權  
可以寄六尺之孤應劭曰言念主忘身憂國

復制御也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  
也主上何喪焉師古曰如此則此之不為而  
顧彼之久行服虔曰彼謂亡國也師古曰顧  
投鼠忌器之法而反故曰可為長大息者此  
久行無陞級之事也師古曰誼上疏言可為長大息者六今此  
也至師古曰誼上疏言可為長大息者六今此  
贊云撥其切於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  
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  
邑故賈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  
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  
稍復入獄自甯成始初文帝以代王入即位



後分代為兩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  
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為淮陽  
王而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  
王勝死亡子誼復上疏曰陛下即不定制如  
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服虔曰一傳世也諸侯猶且  
入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師古曰植立也漢法不得  
行矣陛下所以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  
唯淮陽代二國耳師古曰蕃翰得且則嗣土安固故云皇太子之所恃也  
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  
淮陽之比大諸侯厖如黑子之著面師古曰黑子今

所謂厖子也適足以餌大國耳師古曰餌謂  
著皆直略反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割國而令  
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  
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  
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  
以王功臣及者如蝟毛而起師古曰蝟蟲名也其毛為刺音  
謂以為不可故薪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如  
曰不謹諸侯彭越黥布等師擇良日立諸子  
古曰薪讀與莛同謂莛列之惟陽上東門之外師古曰諸侯國皆在關東故於東門外立之也東面  
最北出門畢以為王師古曰畢猶盡而天下安故大

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  
數千里越兩諸侯師古曰越過也而縣屬  
於漢師古曰為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  
悉而補中道衣敝應劭曰自悉其家資財補  
錢用諸費稱此師古曰稱其苦屬漢而欲得  
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執不  
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  
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孟康曰與  
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  
起於新鄴以北著之河師古曰新鄴潁川縣

道略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晉灼曰包取也

反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

吳楚陛下高枕終云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

利也如淳曰從誼言可二世安耳師當今恬

然適遇諸侯之皆少師古曰恬安數歲之後

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

國之既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如意如淳曰

指麾則所高拱以成六國之既難以言智苟

身亡事畜亂宿既孰視而不定師古曰畜萬

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  
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師古曰欲發言則問  
其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師古曰財與裁同裁釋而幸從其言文帝於是從詛計廼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詎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孟日接音挾挾持欲王淮南諸子也臣瓚曰謂以恩接待而王之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謂接今特當即王之言不久也接猶續也猶今人言續復爾曾不與如臣者

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辜師古曰悖惑也音布內反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師古曰言若尊王其子則是厲王無罪漢枉殺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師古曰少壯之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師古曰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大父即祖謂平王也伯父叔父平王諸子也事見春秋傳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匈師古曰剡利也音非反固為俱靡而已師古曰言與仇人俱滅也音武皮反淮南雖小黥布

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

師古曰言漢之勝布得存此直天幸耳

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

師古曰言假四

子以資權則當危漢

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也予之眾

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

疑有刺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

師古曰刺諸刺秦皇事見春秋

傳及燕丹子也

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

應劭曰周書云無為虎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

願陛下少留計梁

王勝墜馬死

季奇曰文三王傳言

誼自傷為

傳無狀

師古曰無善狀

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

死年三十三矣後四歲齊文王薨亡子文帝

思賈生之言廼分齊為六國盡立悼惠王子

六人為王又遷淮南王喜於城陽而分淮南

為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王之後十年文帝

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

兵

韋昭曰四齊王膠東膠西菑川

西鄉京師

師古曰鄉

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

南厲王子為王者兩國亦反誅孝武初立舉

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

師古曰言

繼其宗業

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

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  
師古曰伊伊尹管仲仲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為庸臣所  
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  
師古曰躬行謂身親儉約之行誼之所陳略  
也自追觀以下並支家之詞  
施行矣及欲改定制以漢為土德色上黃  
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  
師古曰賈誼書謂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為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娛樂觀酌而手食之以壞其術固以疏矣誼亦天年其心此五餌也

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凡所著述五  
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云師古曰掇拾也

音丁活反

賈誼傳第十八

漢書卷四十九  
班固撰  
漢書四十九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爰盜鼃錯傳第十九

師古曰鼃古朝字其下作朝蓋通用耳

班固

漢書四十九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爰盜字絲其父楚人也

師古曰盜音一浪反

故為羣盜

徙安陵

師古曰羣盜者羣衆相隨而為盜也

高后時盜為呂祿

舍人孝文即位盜兄噲任盜為郎中

如淳曰盜為兄

所保任故得為郎中也

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

帥古曰意甚自得也

上禮之恭常日送之盜進曰丞相

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盜曰絳侯所謂功臣

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

如淳曰人

前漢書

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人主雖亡其法度存常奉行之高祖誓非劉氏不王而勃等聽王諸呂是從生主之欲不與亡者也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

王劉氏不絕如帶師古曰言是時絳侯為太

尉本兵柄師古曰執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

與共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

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師古曰

日如臣主失禮竊為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

莊丞相益畏師古曰已而絳侯望益曰吾與

汝兄善今兒迺毀我師古曰望益遂不謝及

絳侯就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請室師古曰請

室獄也解諸公莫敢為言唯益明絳侯無罪

絳侯得釋益頗有力絳侯迺大與益結交淮

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師古曰自國居處驕甚

益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可適削地師古曰適

誦上弗許淮南王益橫師古曰橫謀反發覺

上徵淮南王遷之蜀檻車傳送益時為中郎

將諫曰陛下素驕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

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有如遇霜露行道死

陛下竟為以天下大弗能容有殺弟名奈何

上不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師古曰

前漢書

二

風雍縣也聞上輟食哭甚哀輟止也盜入頓

首請臯師古曰自責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

盜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

世行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三者何

事盜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

交睫解衣師古曰曉目旁毛也交湯藥非陛

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

下親以王者脩之過曾參遠矣諸呂用事大

臣顛制師古曰顛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

不測淵鄭氏曰大臣亂乘傳雖賁育之勇不

及陛下孟康曰孟賁夏陛下至代邸西鄉讓

天子者三南鄉讓天子者再師古曰鄉夫許

由一讓師古曰許由古高士也堯陛下五以

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

苦其志使改過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死於是

上廼解盜繇此名重朝廷師古曰繇盜常引

大體忼慨盜者趙談以數幸常害盜盜患之

盜兄子種為常侍騎諫盜曰君眾辱之後雖

惡君上不復信師古曰惡謂諸於是止朝東

宮趙談驂乘盜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

前漢書卷九

三



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免人陛下獨  
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談  
泣下車上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盜搯轡  
帥古曰搯上曰將軍怯邪盜言曰臣聞千金  
之子不垂堂師古曰言富人之子則自愛也  
百金之子不騎衡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  
耳非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如  
曰六馬之疾若飛也馳不測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  
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  
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師古曰同坐謂

齊同無差等也及坐郎署長布席盜引卻慎夫坐林  
曰即署上林中直衛之署也如淳曰盜時為  
中郎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帳待之故得卻慎  
夫人坐也師古曰卻謂退慎夫人怒不肯坐  
而卑之也坐音材卧反上亦怒起盜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  
下和今陛下既以立后慎夫人迺妾主豈  
可以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  
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豕乎  
張晏曰戚於是上迺說師古曰說入語慎夫  
人慎夫人賜盜金五十斤然盜亦以數直諫  
不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師古曰調選仁

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遷齊相徙為吳相辭  
行種謂盜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絲欲刻  
治如淳曰種稱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劍刺君  
矣南方卑溼絲能日飲云何說王母反而已  
師古曰無何如此幸得脫盜用種之計吳王  
厚遇盜盜告歸道逢丞相由屠嘉下車拜謁  
丞相從車上謝盜還媿其吏師古曰慙乃之  
丞相舍上謁師古曰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  
久乃見因跪曰願請問師古曰欲因問丞相  
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之吾且奏

之則私吾不受私語盜即起說曰君為相自  
度孰與陳平絳侯師古曰度量丞相曰不  
如盜曰善君自謂弗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  
帝定天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廼為  
材官蹶張遷為隊帥如淳曰隊帥軍守示官  
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  
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者上書疏未嘗不止  
輦受其言不可用置之言可采未嘗不稱善  
何也欲以致天下賢英士大夫日聞所不聞  
師古曰異言也以益聖而君自閉籍天下之口

師古曰籍籍也音其炎反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人迺不知將軍幸教引與入坐為上客盜素不好鼂錯錯所居坐盜輒避盜所居坐錯亦避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景即位鼂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案盜受吳王財物抵臯詔赦以為庶人吳楚反聞師古曰聞於天子錯謂丞史曰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丞史丞及史也爰盜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盜宜知其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如淳曰事未發之時今

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盜不宜有謀如淳曰盜大臣不宜有姦錯猶與未決讀曰豫人有告盜盜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師古之前也口至天子嬰入言上廼召盜盜入見竟言吳所以反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可罷上拜鼂為秦常竇嬰為大將軍兩人素相善是時諸陵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騎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盜以秦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盜軍中初盜為吳相時從史盜私盜侍兒文穎曰婢也

私

盜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君知女  
 與侍者通迺亡去盜驅自追之師古曰驅馳而追言疾速  
 遂以待者賜之復為從史及盜使吳見守從  
 史適在守盜校為司馬師古曰為校中之司馬所領士卒正常守  
 盜迺悉以其裝齎買二石醇醪師古曰裝齎謂所齎衣物  
 自隨者也醇者不雜言其醪也醪汁滓合之酒也音牢會天寒士卒飢  
 渴飲醉西南陬卒皆卧師古曰陬隅也飲音於禁反陬音子  
 侯反又司馬夜引盜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  
 期旦日斬君盜弗信曰何為者司馬曰臣故  
 為君從史盜侍兒者也盜乃驚謝曰公幸有

親文穎曰言汝有親老吾不足繫公師古曰繫古累反司  
 馬曰君弟去師古曰弟但也臣亦且亡辟吾親如淳曰藏  
 也音吾親不使遇害君何患迺以刀決帳道從  
 醉卒直出師古曰於醉卒之處決司馬與分  
 背師古曰一盜解節旄懷之如淳曰不見履步  
 行七十里如淳曰著履明見梁騎馳去遂歸  
 報文穎曰梁騎將擊吳楚者也師古曰吳楚  
 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為楚王以盜  
 為楚相嘗上書不用盜病免家居與閭里淳  
 湛相隨行鬪雞走狗師古曰湛雒陽劇孟嘗

過盜盜善待之安陵富人

有謂盜曰吾聞劇孟博徒

服虔曰博徒也將軍何自通之盜曰劇孟

雖博徒然毋死客送喪車千餘乘此亦有過

人者且緩急人所不能無緩急之事夫一

旦叩門不以親為解也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

難濟厄多以有父母為解而孟兼行之不以

師古曰瓚說是也解者若今言分疏矣

在亡為辭家而辭云不在天下所望者獨季

心劇孟文穎曰心也今公陽從數騎外也晉灼

日陽猶常也師古曰塞梁王以此怨盜

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盜多猶重盜雖

居家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

盜進說其後語塞不行也梁王以此怨盜

使人刺盜刺者至關中問盜稱之皆不容口

師古曰稱美其德口不能容也

迺見盜曰臣受梁王金刺

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者十餘曹如淳

也輩備之盜心不樂家多怪迺之倍生所問占

蘇林曰音格文穎曰音陪秦時賢士善術者也師古曰蘇音文說是

後曹果遮刺殺盜安陵郭門外

鼂錯潁川人也據灼曰音厝置之厝師古曰

匪躬之故以顛而言晉音是也潘岳學申商

刑名於軹張恢生所師古曰軹縣之儒生姓

也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以文學為太常

掌故應劭曰掌故六錯為人峭直刻深師古

字與峭同峭謂峻孝文特天下亡治尚書者

獨闡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

老不可徵迺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

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師古曰稱師詔

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古師曰初為舍遷博

士又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

之後者以知術數也張晏曰術數刑名之書

治國之術也師古曰璜說是也公孫弘云擅

殺生之力通壅塞之途權輕重之數論得失

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故人主知所以

臨制臣下而治其眾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

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

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

備矣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

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為也師古曰言臣之

愚誠以為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

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

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

也師古曰說謂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

苦而不為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

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

下為心也張晏曰若伯魚須仲尼教乃讀詩書也竊願陛下幸

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

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

拜錯為太子家令臣瓚曰茂陵中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以其

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師古曰言其是智筭若囊

是智筭若囊是時匈奴疆數寇邊上發兵以

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

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

入隴西攻城屠邑師古曰略畜產師古曰其後

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

氣百倍師古曰益奮厲也敗其之卒波世不復師古曰

挫折也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

破傷云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

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師古曰

與集同底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

少擊眾殺一王敗其眾而法曰大有利非隴

西之民有勇怯廼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

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古師

曰繇讀安邊境立巧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

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合刃謂

交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

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謂浸也音子廉反

山林積石經川立阜師古曰經川常流阜中木

所在古師古曰中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

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師古曰曼衍猶聯延

反屬音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

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師古曰遠離也仰高臨下此

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

淺中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劔楯三不當

一荏葦竹蕭師古曰荏葦也葦葭中木蒙龍

支葉茂接師古曰蒙龍覆蔽之此矛鋌之地

也師古曰鋌鐵把短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

伏險阨相薄此劔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

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古師

日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

之音相失師古曰金金鉦也鼓所此不習勒

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



不堅密與祖湯同應劭曰祖湯肉袒弩不可

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

能入與亡鏃同師古曰鏃矢鋒也此將不省兵

之禍也師古曰省視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

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

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

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

疆弱異執險易異備師古曰易平也音弋豉反夫卑身以

事疆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

師古曰彼我力均不能相勝以蠻夷攻蠻夷

中國之形也師古曰不煩華夏之兵今匈奴

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

國之馬弗與也師古曰與猶如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

不困師古曰罷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

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師古曰突

騎言其精銳可用衝突敵人也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師古曰撓

攬也音火高反其字從手一曰撓勁弩長戟

射疏及遠師古曰疏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

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師古

前漢書卷九十四

曰伍人為什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  
發矢道同的蔭林曰騶音馬騶之騶如淳曰  
射也臣瓚曰材官騎射之官也射者騶發其  
用矢者同中一的言其工妙也師古曰騶謂  
矢之善者也春秋左氏傳作藪字其音同耳  
材官有材力者騶發騶矢以射也手工矢  
善故中則同的謂所射之楯臬也則匈奴  
蕪音失之矣臬音牛列反即謂檠也則匈奴  
之鞞音木薦弗能支也孟康曰鞞音木薦以  
木板作如楯一曰鞞音若楯木薦之木薦以  
人心也師古曰一說非也鞞音若楯木薦之  
馬地關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師古曰薄迫也則匈奴  
之足弗能給也謂相連反此中國之長技也  
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陸

下又興數十萬之眾以誅數萬之匈奴眾寡  
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  
也以大為小以疆為弱在倏印之間耳師古  
不知其術則雖大必小雖疆夫以人之死爭  
必弱也倏亦俯字印讀日仰夫以人之死爭  
勝跌而不振日服度曰蹠跌不可復起也師古  
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  
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眾數千飲食長  
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  
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  
心者師古曰輯與集同也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

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  
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眾張晏  
日衡音橫師古曰行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  
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  
陛下財擇師古曰財與裁同也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  
寵荅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  
章聞之季奇曰三者得地形卒服習器用利書言狂夫之言而  
明主擇焉令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  
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  
以萬聽而萬不當也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

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  
築塞河上師古曰貉音莫客反南攻揚粵張晏曰揚州之南越也  
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  
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  
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為入禽  
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  
三寸冰厚六尺文種曰土也食肉而飲酪其人  
密理鳥獸毳毛師古曰毳肉也其性能寒  
師古曰能讀日耐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  
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

前漢書卷九十四

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服虔曰償仆也如淳曰償

音奮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

戍先發更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

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

取其左孟康曰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

左也師古曰閭里門也居閭之左者一發之

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

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師古曰北謂敗退故戰勝

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

以富家室故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師古曰蒙

也冒犯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

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師古曰

日復復除也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師古曰

音方臣反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師古曰

烈取以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師古曰

喻耳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師古曰

日倡讀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師古曰

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師古曰

略反其執易以擾亂邊竟師古曰竟何以明之

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

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墜師古曰墜美草甘水

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

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

晦也師古曰晦古畝字也今使胡人數處轉

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

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

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

遠縣纒至則胡又已去李奇曰纒音裁師古

也他皆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

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

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

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師古曰更謂易代

字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

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

服虔曰藺石可投入石也蘇林曰渠荅鐵疾

藺也如淳曰藺石城上雷石也墨子曰城上

二步一渠立程長三尺冠長十尺臂長大尺

二步一荅荅廣九尺袤十二尺師古曰藺石

如說是也渠荅藺說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

是也雷音來內反

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

千家師古曰調謂筭度之也惣計城邑之為

中周虎落鄭氏曰虎落者外蕃也若今時竹

以沙布其表且視其跡以知匈奴來入一名

天田師古曰藺說非也虎落者以竹篾相連

遮落先為室屋具田器廼募臯人及免徒復

作令居之張晏曰募民有罪自首除罪定輔

罪者及罪人遇赦復作徒也臣瓚曰募有

其罰令居之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復音扶自

反不足募以丁奴婢贖鼻及輸奴婢欲以拜

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

家師古曰復音方日反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古師

日初徙之時縣官且廩給其郡縣之民得買

其爵以自增至卿孟康曰食貨志所謂樂卿

師古曰孟說非也樂卿武帝所置耳錯之上

書未得豫言之也然二十等爵內無有卿名

蓋謂其等級其云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

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

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

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孟康曰謂胡人入

奪得之者以半與之師古曰孟說非也言胡

人入為寇驅略漢人及畜產而它人能止得

其所驅者令其縣官為贖張晏曰得漢人官

本主以半賞之承上回之言謂官為備其民如是則邑里相

價贖之耳張說非也師古曰言非

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以此事欲立

德義於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

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如淳

方諸郡民不習戰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

關當戍邊者也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

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  
民相去遠矣師古曰言發怨恨上從其言募  
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  
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如淳曰  
或曰將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  
資也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  
師古曰其心而勿侵刻師古曰輯使先至者安樂而  
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  
徙遠方以實廣虛也師古曰所以充實相其  
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

其中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  
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  
內門戶之閑張晏曰二置器物焉民至有所  
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  
邑也師古曰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  
男女有昏師古曰昏謂生死相卹墳墓相從  
種樹畜長張晏曰畜長六畜也師古曰種室  
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  
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  
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

連有假五百服虔曰假音假借之假五百師名也師古曰假大也音工推反

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

師古曰有保護之能者也今流俗書本護字作讓妄改之耳習地形知民

心者君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

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

遷徙師古曰各守其業也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

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日相見則足以相識

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

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師古曰還讀曰旋旋踵回旋其足也所

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

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

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師古曰意疑之也壹大

治則終身創矣師古曰創繼艾也音初亮反欲立威者始

於折膠蘇林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爲候而出軍來而不

能困使得氣去師古曰使其得勝違志氣而去後未易服也

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後詔有司舉賢良文

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

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

方外師古曰施延也音弋豉反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

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師古曰意所不及者取其



言以自輔也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勳力以翼天子師古曰比音頻寐反是以大禹能亡夫德夏以長楸師古曰楸美也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亂從謂禍亂之蹤六國時為從者也今書本從下或有順字或有治字者皆非也後人妻加之也並建豪英以為官師師古曰師長也字或作帥音所類反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

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師古曰主郡吏謂郡守也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入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張晏曰三道國體人事直言也師古曰二三大夫惣謂當時受策者非止錯一人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師古曰諭告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寧師古曰求猶深也惟思也四昔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師古曰休美也

簡也篇謂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

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師古曰重音直龍反與自朕

躬師古曰言朕自發視之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張晏曰毋

志母怠錯對曰平陽侯臣窋孟康曰曹汝陰窋參子也

侯臣竈如淳曰夏侯嬰子也賴陰侯臣何文穎曰廷尉

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邪服虔曰公孫昆邪也師古曰昆讀曰

混昆反下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師古曰錯列侯九卿

及郡守舉賢良故錯為窋等所舉昧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

賢主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

為五帝先服虔曰力牧黃帝之佐也大禹得咎繇而為三

王祖齊桓得甯子而為五伯長師古曰甯字與管同伯讀

曰今陛下講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

臣瓚曰講謂講議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師古曰自託不明是

謙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師古曰謂史傳若高

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在皆有

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

之後世為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窋等

廼以臣錯充賦如淳曰猶言備數也臣瓚曰充賦此錯之謙也云如賦調

也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中第臣云識

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  
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  
莫能及故自親事師古曰親理處于法官之  
中明堂之上如淳曰法官動靜上配天下順  
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  
亡不載也師古曰有根者地者皆燭以光明  
亡偏異也師古曰燭照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  
木諸產皆被其澤師古曰被然後陰陽調四  
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師古曰甘五穀  
熟祆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

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  
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  
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  
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  
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  
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  
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  
而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  
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以  
已內怨及人師古曰以已之情之所惡不以

疆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  
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  
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師古曰施廷也音弋豉反  
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  
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師古曰伯讀曰霸臣聞五  
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師古曰屬委也  
音之五伯之佐之為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  
欲反用不敢踰越而誣上師古曰各察已之材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  
不敢矜謂自古曰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  
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

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  
苦民傷衆而爲之機陷也孟康曰機發也以之  
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  
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  
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  
斂民財以顧其功師古曰顧憐也而民不恨  
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  
而從暴心也師古曰從讀曰縱以禁天下不忠不孝  
而害國者也故臯大者罰重臯小者罰輕如  
此民雖伏罪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

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  
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師古曰主行之暴者  
逆而復之不以傷國師古曰謂逆主意而反  
也復音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  
之功使主內亡邪辟之行外亡騫汚之名師古  
日辟讀日僻騫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  
損也汚辱也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  
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焉  
帥古曰與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  
讀日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眾威武之

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執萬萬於五伯而  
賜愚臣策曰匡揆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  
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  
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  
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  
帥古曰臣亦不佐及三三之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  
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  
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師古曰輯與民  
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疆夫國富疆而鄰  
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為天

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師古曰進

在秦之前也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

宮室過度者慾亡極師古曰者民力罷盡賦

斂不節師古曰罷矜奮自賢羣臣恐諛張晏

機發陷禍而為諛諛以來自全也師古曰此

諛非也直為恐懼而為諛諛也恐音丘勇反

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

快怒心法令煩憯師古曰憯痛也言痛刑罰

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

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

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為削秦始亂之時

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

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

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逋逃人有

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師古曰倡絕祀亡

世為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

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如溥曰覆蔭

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

苛解燒文穎曰燒煩繞也寬大愛人肉刑不

用臯人亡帑師古曰謂除收帑相坐非謗不

治鑄錢者除張晏曰除鑄錢之律聽民得通

關去塞

張晏曰文帝十二年除關不用傳

不孽諸侯

應劭曰接之以

禮不以庶孽畜之如淳曰孽疑也去

賓禮長

應劭曰

老愛卹少孤寡人有期

張晏曰刑法志云罪人

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滿其

後宮出嫁

尊賜孝悌農民不租

張晏曰足用

明詔軍師

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

張晏

日官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

師古曰

刑也親耕節用視民不奢

師古曰

所為天下

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

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

之民幸矣詔第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

以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

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

則自親之三主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

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

廢也師古曰遺弃也不弃神故各當其世而

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師古曰

日言各當其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

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

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師古曰

資質也

謂天子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  
盜賊不衰邊竟未安師古曰竟其所以然意  
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羣臣也今執事之臣  
皆天下之選已師古曰已然莫能望陛下清  
光晉灼曰今之臣不能望譬之猶五帝之佐  
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  
恐神明之遺也師古曰言天子日損一日歲  
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師古  
也竟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為陛下惜之  
昧死上狂惑中第之愚臣言唯陛下財擇時

賈誼已死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為高第繇是  
遷中大夫師古曰繇錯又言宜削諸侯事及  
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孝文雖不盡聽  
然竒其材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爰盜諸大  
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為內史錯數  
請閒言事輒聽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  
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  
上廟塹中師古曰塹者內垣之門東出不便  
錯廼穿門南出鑿廟塹垣丞相大怒欲因此  
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請閒為上言之丞



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為門請下廷尉誅

上曰此非廟垣廼中垣不致於法丞相謝

師古曰以所奏不當天子意故謝罷朝因怒謂長史曰吾當

先斬以聞廼先請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

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

支郡師古曰支郡在國之四邊者也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

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繇此與錯有隙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錯所更令三十章師古曰更改也諸侯謹

諱錯父聞之從賴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

為政用事如淳曰錯為御史大夫位三公也侵削諸侯疏人

骨肉口讓多怨公何為也師古曰讓責也錯曰固也

師古曰言固當如此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

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

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

反以誅錯為名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

自將兵而身居守會竇嬰言妾盜詔召人見

上方與錯調兵食師古曰調謂計發之也音徒鈞反上問盜

曰君嘗為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為人虛今吳

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

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為鹽師古曰即就也誘天下

豪桀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發慮何以  
言其無能為也盜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  
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而  
為誼不反矣吳所誘皆亡賴子弟亡命鑄錢  
姦人故相誘以亂錯曰盜策之善上問曰計  
安出盜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盜曰  
臣所言人臣不得知迺屏錯錯趨避東箱甚  
恨上卒問盜師古曰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  
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師古曰今賊臣鼂  
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師古曰適讀曰謫以故反名

為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  
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  
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  
愛一人謝天下師古曰顧念盜曰愚計出此  
唯上孰計之迺拜盜為泰常密裝治行後十  
餘日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師古曰張劾  
奏錯曰吳王反逆亡道欲危宗廟天下所當  
共誅今御史大夫錯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羣  
臣不可信師古曰屬委陛下不如自出臨兵  
使錯居守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

鄧展曰徐僮臨淮二縣也錯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可錯殊不知廼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師古曰市中也行音下更反錯衣朝衣斬東市師古曰朝服也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為將遂上書言軍事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師古曰道軍所來即是從軍所來耳無煩更說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為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

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拊口不敢復言矣師古曰拊音其炎反

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疆大不可削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

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師古曰卒竟也內杜忠臣之口

外為諸侯報仇師古曰杜塞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

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迺

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師古曰漢中之

縣多奇計建元年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先

師古曰鄧先師古曰鄧先鄧先時免起家為

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脩黃老言

生也師古曰鄧先鄧先師古曰鄧先鄧先師古曰鄧先

鄧展曰徐僮臨淮二縣也錯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可錯殊不知廼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師古曰市中也行音下更反錯衣朝衣斬東市師古曰朝服也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為將遂上書言軍事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師古曰道軍所來即是從軍所來耳無煩更說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為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

顯諸公間

贊曰爰盜雖不好學亦善傳會張晏曰因宜附者合會之

仁心為質引義愴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

張晏曰資財也適值其世得聘其才時已變易張晏曰謂景帝及吳壹

說果於用辯師古曰謂殺鼂錯也身亦不遂鼂錯銳於

為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睹之經於溝瀆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人莫之知故贊引之云

亡益救敗不如趙毋指括以全其宗張晏曰趙奢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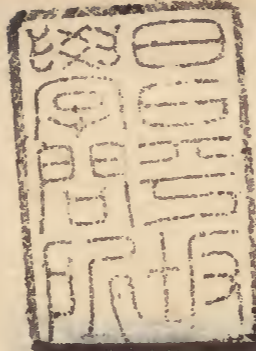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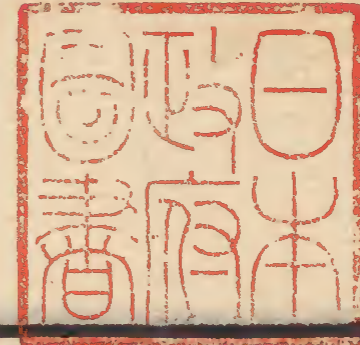
趙使趙括為將其母言之趙王曰願王易括

王不許母要王括有罪願不坐王許之後括

果敗於長平以母前約故卒得不坐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

故論其施行之語著于篇

爰盜鼂錯傳第十九



前漢傳

三十一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in seal script,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其' and '其'.

文化戊辰

